

这个秘密存在于我的心中,已经37年了!

记得心中第一次感觉荔波的茂兰有秘密,还是在1983年的冬天。我因采访路遇难逢难遇的大雪,被困在都匀,脚下不下了,又回不了省城贵阳。时任州委书记邱耀国陪着我们几个人围着火盆长聊,他说大雪阻止了你们去三都和荔波的路,你们去不了这两个县了,这两个各有独特之处的少数民族县份,实在是值得走一走、看一看的。尤其是你,他蹲在火盆的地上,指了指我,用肯定的语气说,你这个文人,到了荔波,看到了石头缝缝里长出的树,看到了水上森林,一定会喜欢的!那个茂兰原始森林里层层叠叠的林海,都说是地球上同纬度唯一的宝地,其他的地方,像什么中美洲的墨西哥,美国的西南部,北非,西亚的阿拉伯半岛,同样的喀斯特地貌,都是乱石嵯峨,草木难生,石漠化和半石漠化成为惨烈、伤心的景观,北非的撒哈拉沙漠,干脆成了茫茫难见人烟之地。只有茂兰这片乱石上,嗨,两万公顷都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啊!你文人去看到了,笔下生花,好好地形容形容啊!我当时就问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邱书记说,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探究的,一批一批地质学家、动植物专家、水利专家都对此有强烈的兴趣,进去考察深入研究!这

一次大雪封山,你们进不去,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。我们酝酿如何开发呢!

这以后,37年过去了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荔波,一次又一次地听老乡、听导游、听干部听工作人员说着同样的话,强调着这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上的奇迹,强调着这是地球腰带上的一块璀璨的绿宝石。很多文章和书籍,还有作家们的散文,甚至都直接以地球绿宝石命名。并有专业著作从地质学、动植物学、生态系统、多民族崇敬自然、尊崇自然的角度的角度,写出一本一

本书来阐述这一大自然奇观形成的原因。我在贵州的大山里生活过多年,钻进过喀斯特的溶洞,出过过密密的山林,喝过山泉水,躺在溪流中欣赏过峰峦群和蓝天白云,在暴雨中赶路。在一次一次来到荔波的过程中,始终在琢磨和思考“绿宝石”的成因,在翻阅了不少典籍和与荔波现当代各个年龄层次的文人们交谈之后,在从环江广西那边同样穿过“木论”的古驿道来到黔桂交界的黎明关之后,在徜徉过荔波的樟江、湛江、峨江、溶江河畔之后,在伴着荔波一条又一条大大小小的山间溪流走过之后,在站停下来静静地倾听和捕捉伏流、暗河的水声之

我在贵州的大山里生活过多年,钻进过喀斯特的溶洞,出过过密密的山林,喝过山泉水,躺在溪流中欣赏过峰峦群和蓝天白云,在暴雨中赶路。在一次一次来到荔波的过程中,始终在琢磨和思考“绿宝石”的成因,在翻阅了不少典籍和与荔波现当代各个年龄层次的文人们交谈之后,在从环江广西那边同样穿过“木论”的古驿道来到黔桂交界的黎明关之后,在徜徉过荔波的樟江、湛江、峨江、溶江河畔之后,在伴着荔波一条又一条大大小小的山间溪流走过之后,在站停下来静静地倾听和捕捉伏流、暗河的水声之

崇明岛四周的堤坝外都是一片片滩涂湿地,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芦苇。这一片片滩涂湿地,既是潮水与堤岸之间的缓冲带,以减轻潮水对堤岸的冲刷,保护堤岸;又对调节气候、改善生态环境、保护鸟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。暮秋初冬的季节,当我再一次来到这滩涂地边,清冷的滩涂湿地,有些萧瑟;天空孤独的云,一缕缕飘向远方。湿地显得非常辽阔,冷飕飕的寒风里,芦苇们脱去了绿颜色的外衣,已经变得枯黄。在亘古沉浸的湿地里,那一层层,一丛丛,一簇簇的芦苇,不知历经了多少年的流光转逝,经历了多少次的生生灭灭,漂浮、沉积。终于,修炼成这一滩滩芦苇荡,芦苇有的一米多,有的二米来高,静静地、直直地、坚挺地立在滩涂湿地里。好像彰显着她们那份坚强的个性和那份清高,那份安静,不管是沧桑还是温馨都透着原始的单纯与随意。它们不争不抢,安静恬然,瘦瘦的筋骨把滩涂地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永恒的沉默,活成生命的诗意。无数朵芦花的精灵,凋零飘落成泥,堆积成这芦苇根下的黑土,滋养了一季又一季的芦色青青。芦秆顶上的芦穗在金秋十月就开始抽穗,现在芦穗全都开花了,雪白的芦花随风摇曳,在我的眼前飞舞,起伏绵延,就像白云落满了那片广袤的原野,柔和而安详,掩盖着冰冷与荒凉。在这样一个不敢张扬、不敢狂妄的季节,芦花如满天的飞絮,就那么悄无声息地闯入了我的眼帘,荡进了我的心魂,好像是一个久违的梦,一个洁净的梦。芦花经微风一吹,白绒绒的,一朵朵在芦苇荡上洋洋洒洒,如同冬日的小雪,却比雪花更加优雅;又如同迷你的小伞,却比小伞更加可爱。随着风儿悠然地飘,自由地飘;随着人们的梦想,飘向远方……芦花飞絮的留痕,就是岁月的年轮。在四季流转、青黄变化间,她们从容淡定地走过,并在荒芜的季节里张张扬扬地满天飞舞,追逐在蓝天碧水间,在人们的心头荡漾出多少的情爱涟漪。“情和爱,花为媒,千里万里梦相随”。我仿佛听到了芦花深情地、轻轻地吟唱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。此时,在秋冬的滩涂畔,思念伊人,融合成满眼的温暖。当我再次回望这枯黄的冬景,却又是满眼的凝重……爱这样素白的芦花,爱这样不晚的相遇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芦花 施东泉

地球“绿宝石”的秘密

叶辛

后,在光着脚板穿行过600米长的“水上森林”奇观之后,我终于从漫漫双脚异常冰冷清澈的流水中寻找到了“绿宝石”存在于荔波峰林峰丛的秘密。那就是一个字:“水”啊!世界上哪个人活着离得了水?世界上同纬度的那些地方,地球同方位的这一条腰带上,之所以变成乱石堆、石漠化、甚至形成了沙漠,就是没有水啊!

165年之前,短暂地来到了荔波任教的西南巨儒郑珍,在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荔波的山形水势、古代遗迹、文献掌故、风土人情,接触了今天我们细分为布依、水、苗、瑶的各少数民族之后,留下了一本《荔波县志稿》,这本书是由同郑珍关系密切的遵义市政协文史委点校的,书赠送给荔波的不少,我得到的这一本,是2019年经荔波县文史委、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的何羨坤、潘茂金、谭宝刚精心点校之后,在县委、政府支持下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9年夏天出版的。书中引用了郑珍165年前写下的一首诗:此水何其洁?此山之中疑有月。此水何不怠?此山之中疑有海。梨香阵阵古亭虚,都为水澄清腹。未有水前水何去?既有水后水何来?临流且酌一杯酒,斜阳独坐思悠悠。《艺文篇》(郑珍)

郑珍不愧为西南的大儒啊!你看他,通篇写的尽是水啊!他考察的时间不过一年吧,从1854年以巡视考察的教谕身份进入荔波,1855年就离开荔波去广西了,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看见过暗河与伏流,我也猜不出他是不是在荔波的山岭里听到过隐隐约约传过来的水声,他只是透过云雾蒙蒙的莽莽苍苍的山林,怀疑能够养活那么多林木的山中有水,而且水量必定是丰沛至极的,故而他用了一个“海”字来形容。



千钧一发 卢泰斌摄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进入冬季,男女老少都会戴围巾,先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又一圈,再把两端交叉打结,防止冷空气入侵。要是偶尔看见了一个没戴围巾的人,我都能想象得出,他一定是拉高了衣领,缩头缩脑地疾步快走。如果去问,他十有八九说起时间忘记戴围巾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秋忙结束后,女人们就拿出毛衣针和五颜六色的毛线团,一有空闲就拿起来戳上几针。在所有的毛线成品里,她们织得最多的是围巾,初学者最容易上手的是围巾。至于是纯色还是混色,就看个人喜好了。那时候,女孩子给意中人

倒性优势。围巾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不管在本地还是外地,我从来没见过一家售卖手工围巾的店面。也就是说,我们别无选择,只能戴机器织成的围巾。尽管它更规整更精致更好看,却不如一条手工织的围巾传情达意。可是,我们好像无一例外地喜欢机器织的围巾。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,我在人群中找不到一条手工织的围巾。不经意间低下头,我看见了胸前前的黑底白花短围巾,它不也是机织的么?如果我会织围巾,情况或许就不同了。我会像古代的女子做香囊一样,静静地坐在窗边,一心一意地织围巾,心里忍不住地想,什么时候送给他?怎么送呢?他又

我,生活在交通已经十分便利的今天,不但可以坐着车沿着荔波境内的樟江、湛江、峨江、溶江一一走过来,还亲眼见到了伏流的进入处,看到了暗河的出口。可以说,荔江每一条大点的江河,无不江河水丰沛、水域碧蓝宽阔,滋养着江河两岸的农田、坡土。已经作为著名景点向世人开放的大七孔妖风洞,就是一条暗河(当地百姓也称阴河)的出口,其水势暴冒而出、汹涌澎湃、激射冲撞而来,气势非凡。有人要问了,这是雨量随季节而至的正常年份。荔波境内,千百年来,难道就不曾遇到过大旱之年?地球同纬度的那些地

方,据考证久远的历史上,也曾是植被水量丰沛繁茂之地啊!问得好!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赐给荔波这块宝地的稀奇之处了。遇到天旱之年,田土龟裂,庄稼难得收成,唯独茂兰喀斯特森林,人走进去,一股潮润的湿气扑面而来,那些森林中的各种植物,照样枝繁叶茂,开花的还是开得艳丽醒目,结果的一样结出累累果实。布依、水、苗、瑶族的老乡说,这都有赖于地下的阴河、伏流淌出的水,通过土壤、石头源源不断地供养着这些树木花草。还有个怪现象,天旱得越是恼火,来自地下的水冒得越是凶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至今没有人解释清楚。

27年前的国庆,单位派我随离休干部去曲阜、泰山旅游几天。临行前,我去找同学借了相机,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,正给同事的孩子织毛衣。我随手将镜头对准了母亲,给她拍下了一张生活照。没有想到,这竟成了母亲在人世的最后留影。那时,妹妹在部队当兵。母亲退休后,在家照料我和父亲的生活,三口人的日子顺心如意。不久,母亲接受学校的返聘,重新去给学校代课。一天傍晚,我在传达室拿到一封舅舅发自宁波老家的信,告知了外婆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噩耗。母亲血压高,肠胃不好,得知噩耗极力控制着悲伤情绪,几乎没有流露出异样的神情。但第二天父亲告诉我,母亲夜里睡不好觉,总是不停地翻身……没有想到的是,外婆去世几个月后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母亲也跟外婆一样,突发脑溢血,不辞而别。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无助中,仿佛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……我时常想起童年随母亲所在的合肥九中,集体下放到阜南农村办学时的情景。那时,我们住在低矮的平房里,粮食短缺,而母亲却经常领着家境差的学生,来家里吃午饭。有一次,一位上海女知青寻短见,母亲闻讯后把她背回了家,把所剩无几的大米,煮成米饭给她吃,气得不懂事的我跑出了家门。1971年,母亲返城后从合肥四中调到十七中,就一直担任班主任。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,母亲会在晚饭后,挨个去家访。班级工作有起色了,或是某某同学走正道了,母亲会在我们面前津津乐道。现在想起来,母亲连续被评为“合肥市先进工作者”,与她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。母亲的眼里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分,她非常关注那些“破罐子破摔”的学生。有一个学痞的女生,被她脾气暴躁的父亲打断了腿,几天没来上学。母亲急得吃不下饭,连续几个晚上去家访,最终使得这位女生重又回到了教室。我一直喊母亲为“老师”,是因为我在厂办小学读书时,工厂向母亲的学校借母亲去我们小学做英语老师。母亲受命后,上完自己学校的课,便马不停蹄地从农田抄近道赶到厂办学校上课,她也确实是我的老师。母亲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,老大患病走了,她成了大姐。外公从上海航运公司辞职后,携家带口回到了老家,靠修锅补盆的钣金手艺维持全家的生计。母亲辍学在家带着幼小的弟妹,直到13岁才重新念上书。母亲因成绩好连年跳级,后经亲戚介绍,去了上海女子中学就读,最终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。闲暇时,母亲总喜欢和我说她上大学时的事情。同寝室的一女同学,眼睛高度近视,行动多有不便,母亲就天天帮她打开水。一位家在巢县农村的男同学,没有棉衣过冬,母亲就拆了自己的毛线衣,织好,送给他。母亲关心着我的成长,而我却疏忽了她的健康。母亲在世时我没有珍惜,只有在失去时才知道痛惜。夜深人静,我在记忆的漩涡里苦苦挣扎,难以忘却往事。母亲犯病的那天中午,没有午睡,还在忘情地为同事刚出生的孩子赶织毛衣线,丝毫没有想到她自己还是一位重度高血压病人。她想着早一天送给孩子礼物……母亲辞别人生的那张留影是我最后的纪念了。

围巾

刘云

间低低头,我看见了胸前前的黑底白花短围巾,它不也是机织的么?如果我会织围巾,情况或许就不同了。我会像古代的女子做香囊一样,静静地坐在窗边,一心一意地织围巾,心里忍不住地想,什么时候送给他?怎么送呢?他又

七夕会

会是什么反应?我呢,不太可能给男人织一条围巾,但是,给孩子织一条围巾倒是可以实现。我现在没有空闲,织围巾的计划回头再议。如果说11月还可以勉强系系的话,12月无论如何都得戴围巾了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,从中医的角度看,即使一个人身体强壮,在冬天也应该戴围巾保护颈部。究其原因,围巾可以说是

一味药剂,戴上它能预防感冒、头痛、颈椎病,寒冷性荨麻疹、中风、缓解高血压病、心血管病、失眠症等。当然,戴围巾也可以扮美形象,增加服装的层次感 and 色彩感,何况围巾还有多种时尚洋气的戴法。

时尚

我呢,生活在交通已经十分便利的今天,不但可以坐着车沿着荔波境内的樟江、湛江、峨江、溶江一一走过来,还亲眼见到了伏流的进入处,看到了暗河的出口。可以说,荔江每一条大点的江河,无不江河水丰沛、水域碧蓝宽阔,滋养着江河两岸的农田、坡土。已经作为著名景点向世人开放的大七孔妖风洞,就是一条暗河(当地百姓也称阴河)的出口,其水势暴冒而出、汹涌澎湃、激射冲撞而来,气势非凡。有人要问了,这是雨量随季节而至的正常年份。荔波境内,千百年来,难道就不曾遇到过大旱之年?地球同纬度的那些地

方,据考证久远的历史上,也曾是植被水量丰沛繁茂之地啊!问得好!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赐给荔波这块宝地的稀奇之处了。遇到天旱之年,田土龟裂,庄稼难得收成,唯独茂兰喀斯特森林,人走进去,一股潮润的湿气扑面而来,那些森林中的各种植物,照样枝繁叶茂,开花的还是开得艳丽醒目,结果的一样结出累累果实。布依、水、苗、瑶族的老乡说,这都有赖于地下的阴河、伏流淌出的水,通过土壤、石头源源不断地供养着这些树木花草。还有个怪现象,天旱得越是恼火,来自地下的水冒得越是凶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至今没有人解释清楚。

27年前的国庆,单位派我随离休干部去曲阜、泰山旅游几天。临行前,我去找同学借了相机,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,正给同事的孩子织毛衣。我随手将镜头对准了母亲,给她拍下了一张生活照。没有想到,这竟成了母亲在人世的最后留影。那时,妹妹在部队当兵。母亲退休后,在家照料我和父亲的生活,三口人的日子顺心如意。不久,母亲接受学校的返聘,重新去给学校代课。一天傍晚,我在传达室拿到一封舅舅发自宁波老家的信,告知了外婆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噩耗。母亲血压高,肠胃不好,得知噩耗极力控制着悲伤情绪,几乎没有流露出异样的神情。但第二天父亲告诉我,母亲夜里睡不好觉,总是不停地翻身……没有想到的是,外婆去世几个月后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母亲也跟外婆一样,突发脑溢血,不辞而别。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无助中,仿佛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……我时常想起童年随母亲所在的合肥九中,集体下放到阜南农村办学时的情景。那时,我们住在低矮的平房里,粮食短缺,而母亲却经常领着家境差的学生,来家里吃午饭。有一次,一位上海女知青寻短见,母亲闻讯后把她背回了家,把所剩无几的大米,煮成米饭给她吃,气得不懂事的我跑出了家门。1971年,母亲返城后从合肥四中调到十七中,就一直担任班主任。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,母亲会在晚饭后,挨个去家访。班级工作有起色了,或是某某同学走正道了,母亲会在我们面前津津乐道。现在想起来,母亲连续被评为“合肥市先进工作者”,与她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。母亲的眼里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分,她非常关注那些“破罐子破摔”的学生。有一个学痞的女生,被她脾气暴躁的父亲打断了腿,几天没来上学。母亲急得吃不下饭,连续几个晚上去家访,最终使得这位女生重又回到了教室。我一直喊母亲为“老师”,是因为我在厂办小学读书时,工厂向母亲的学校借母亲去我们小学做英语老师。母亲受命后,上完自己学校的课,便马不停蹄地从农田抄近道赶到厂办学校上课,她也确实是我的老师。母亲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,老大患病走了,她成了大姐。外公从上海航运公司辞职后,携家带口回到了老家,靠修锅补盆的钣金手艺维持全家的生计。母亲辍学在家带着幼小的弟妹,直到13岁才重新念上书。母亲因成绩好连年跳级,后经亲戚介绍,去了上海女子中学就读,最终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。闲暇时,母亲总喜欢和我说她上大学时的事情。同寝室的一女同学,眼睛高度近视,行动多有不便,母亲就天天帮她打开水。一位家在巢县农村的男同学,没有棉衣过冬,母亲就拆了自己的毛线衣,织好,送给他。母亲关心着我的成长,而我却疏忽了她的健康。母亲在世时我没有珍惜,只有在失去时才知道痛惜。夜深人静,我在记忆的漩涡里苦苦挣扎,难以忘却往事。母亲犯病的那天中午,没有午睡,还在忘情地为同事刚出生的孩子赶织毛衣线,丝毫没有想到她自己还是一位重度高血压病人。她想着早一天送给孩子礼物……母亲辞别人生的那张留影是我最后的纪念了。

千钧一发 卢泰斌摄



千钧一发 卢泰斌摄

作家书店的灯光 朱效来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作家书店的灯光 朱效来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每当我路过巨鹿路677号作家书店,心头便会浮现一种舒心、欢愉、奇妙的感觉,就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的冲动。作家书店的灯光永远是那样和蔼、明亮。一排排文学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像是守护着要塞的卫兵向你列队致敬。在作家书店里,时间会走得飞快,几个小时的时光会在你走马观花或专心致志的阅读中飞驰而过,在这里你不会疲惫、乏味,每一次的光临,都会让你驻足、沉迷、流连忘返……书店里,你心仪作家的作品可随意浏览。遇上喜欢的,你可把书架上的书搬到自己家中书房的书架上,店中戴眼镜的小伙会不厌其烦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各类书籍。我预定的广东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的报告文学《苍生在上》单行本,只短短两周便拿到手上了。这里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高水平的讲座、沙龙、活动,名家、大家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,共享文学的崇高、宽广和伟岸,户外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在大白天里交相辉映;而到了夜晚,作家书店里的灯光便会格外柔和、格外迷人,喜爱文学的人们会把这里变成圣地。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生活的家园,我好几次把朋友相约在作家书店里,边逛、边聊,最后各自带着几本喜欢的书回家。认真读书的书店客人,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涌现出未来杰出的作家、评论家。这里的灯光不富丽堂皇,但和蔼可亲;这里的灯光不耀眼夺目,但亲切舒心。在寒冷的冬天,作家书店的灯光很温暖。

27年前的国庆,单位派我随离休干部去曲阜、泰山旅游几天。临行前,我去找同学借了相机,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,正给同事的孩子织毛衣。我随手将镜头对准了母亲,给她拍下了一张生活照。没有想到,这竟成了母亲在人世的最后留影。那时,妹妹在部队当兵。母亲退休后,在家照料我和父亲的生活,三口人的日子顺心如意。不久,母亲接受学校的返聘,重新去给学校代课。一天傍晚,我在传达室拿到一封舅舅发自宁波老家的信,告知了外婆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噩耗。母亲血压高,肠胃不好,得知噩耗极力控制着悲伤情绪,几乎没有流露出异样的神情。但第二天父亲告诉我,母亲夜里睡不好觉,总是不停地翻身……没有想到的是,外婆去世几个月后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母亲也跟外婆一样,突发脑溢血,不辞而别。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无助中,仿佛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……我时常想起童年随母亲所在的合肥九中,集体下放到阜南农村办学时的情景。那时,我们住在低矮的平房里,粮食短缺,而母亲却经常领着家境差的学生,来家里吃午饭。有一次,一位上海女知青寻短见,母亲闻讯后把她背回了家,把所剩无几的大米,煮成米饭给她吃,气得不懂事的我跑出了家门。1971年,母亲返城后从合肥四中调到十七中,就一直担任班主任。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,母亲会在晚饭后